

第十三回 連及第馳名翰院

詩曰：

人生何境是神仙，服藥求醫總不然。
寒士得官如得道，貧儒登第似登天。
玉堂金馬真蓬島，御酒宮花實妙丹。
漫道山中多甲子，貴來一日勝千年。

卻說雪太守去後，公子雪蓮馨遂進後衙來，雪夫人接住，含著淚眼問道：“你爹爹臨去，可有甚吩咐你？這番事因甚起的？”雪公子道：“爹爹說這事總為詩題一事起的。”如玉小姐聽見，不免也掉下淚來道：“如此說來倒是我們做孩兒的帶累爹爹了。”雪公子道：“這也不獨為此，總是如今權臣當道，小人得志，君子道消，故有此事，不過借此為由耳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你爹爹去後，還是在此，還是回蘇？”雪公子道：“爹爹吩咐，家眷即發回蘇，我就去同柳姐夫商議入京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這裏可就打點回蘇。你可就到山陰柳姐夫家商議進京，一來看你爹爹，二來就好會試。祇是你到柳姐夫處，他是有才學的，必有識見，須與他商議一個萬全之策，保得你爹爹無事纔好。”雪公子道：“孩兒自然與他細細商議，母親且請寬懷。”雪夫人道：“長安險地，就是你到京中，凡事也要留心謹慎。”雪公子道：“這個自然，祇是母親與二姐姐在家，且莫憂愁，孩兒到京，便有消息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正是須早寄個信來。”

雪公子忙收拾行裝，別了雪夫人、二小姐，叫一能事家人跟了，一徑到山陰來尋柳友梅。

卻說柳友梅自中了解元，家裏送旗匾，設筵宴，親朋慶賀，好不熱鬧。祇待諸事略定，就要到雪太守處，行過梅雪二小姐的聘，定那尋梅問柳的姻緣；並去再訪春花，踐卻前盟，以完終身大事，方快心暢意。忽報雪蓮馨也中了，心下益發歡喜。及過數日，忽聞雪公被拿，心上好生驚訝，暗想道：“這禍從何而來？我想雪公平日清廉，又無大故，如何被拿？總是我良緣不偶，好事多磨，故多這些翻雲復雨的事。功名雖稍遂，佳人猶未諧，叫我柳友梅如何放心得下？但此事必有緣由，不知從何處起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一定又是劉有美與張良卿，這匪人在嚴府裏邊弄出來的了。他今進京已有半年多了，深恨雪公查詩並科學無名的事，為此又起這段風波耳。”

纔想念間，忽抱琴報道：“外面雪相公拜訪。”家人呈上名帖，柳友梅忙出來迎接。相見過，柳友梅道：“嘯雪亭一會，不覺已自半年，忽聞秋翻搏雲，佇看春龍奮跡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吾兄月桂高攀，不日杏林獨步。小弟駕馬之駕，焉敢望其後塵？”柳友梅道：“祇不知岳父盛德，為何罹此奇禍？今岳母家眷尚在杭城否？”雪蓮馨道：“奉家嚴之命，已發回蘇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該如此，以避不測。但不知此事禍從何起，吾兄可曉得麼？”雪蓮馨道：“小弟年幼，未諳世務，祇是家父臨行曾說‘此事總為詩題一事起的’，小弟想詩辭不過小事，為何觸怒聖明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如此倒是小弟累及岳父了。”雪蓮馨道：“這與吾兄何干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未知其詳。岳父春間曾有一詩題在外，小弟曾於西湖遊玩，同一敝友劉有美題過；又於月下聞吟，同一張良卿詠過。後將二詩送到岳父府中，不料竟被二人竊取，寫做自己的，反把小弟原詩沉沒過了。直到岳父錄科面試，方知小弟原詩。次日岳父遣使來邀小弟，又被一小人誤認，因此親查，方知二人作弊情由。小弟蒙岳父提挈，兼附絲蘿。二生被黜，自覺情虛，一同避進京去，一向不知下落。近日有人傳說，他二人現在嚴相公門下。這風波一定是他起的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原來有這一段情由，這風波從此而起，一定無疑。但目今事體卻如何區處為妙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嚴相國炎炎之勢，舉朝憚他。夏貴溪尚且不免，楊椒山已被刑戮，力難與爭。近日祇好以利誘之。但岳父清廉，那得許多使用？我有一敝友極相契誼，家道頗富饒，做人又慷慨，常有鮑叔陶朱公之風，可將此事告託他，與他貸銀周旋。我想吾友為人任俠，自慨然允從，就一力仗託他是了。”雪蓮馨道：“祇是何人，便得有此俠骨？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是別個，便是竹鳳阿兄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原來就是竹兄，他原來如此義俠，明日就同吾兄去拜託他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還有一事，他令叔竹淇泉，現為兵部尚書，又與岳父同年，一發託他在裏面周旋。他在同年面上，自肯出力，這便可保無事矣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吾兄所見甚是，但不知鳳阿兄今年曾中麼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文場見屈，弟深為扼腕，今又去應武舉了，也在早晚一定有報。”雪蓮馨道：“明早可同兄拜訪。”當晚雪蓮馨就在柳友梅家住下。

次日，就回到竹鳳阿家來，備說前事，就把雪蓮馨的來意，柳友梅一一拜託了他。竹鳳阿聽了，不覺怒氣沖冠，目睜髮指，擊節道：“天下有這樣不平的事？原來張良卿、劉有美二小人，又生這段風波來害年伯，真可惡也！看來世態金能語，說到人情劍欲鳴。正今日之謂矣。老年伯的事，通在小弟身上二兄不必憂慮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得如此足感大恩。”雪蓮馨道：“仁兄高誼，可薄雲天，真有陶朱、鮑叔之義風，又具荆軻、聶政之俠氣，幾令小弟望拜下風。尚未知銜結何地？”竹鳳阿道：“誼屬通家，事關知己，況老年伯以無故受禍，事在不平，弟當拔刀相助，敢望報乎！”

三人纔說罷，祇見門外一群人蜂擁進堂，竹鳳阿驚問何事？眾人道：“新解元是哪一位？”竹鳳阿疑是尋柳友梅的，道：“這不是？”眾人道：“不是，是武解元竹相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這就是了。鳳阿兄，恭喜，恭喜！”眾人隨擁著竹鳳阿。竹鳳阿隨停當了報錄人，就留柳友梅、雪蓮馨到後書房坐下，商議進京。柳友梅道：“恭喜吾兄武闈高中，不日也要進京，小弟與蓮馨兄便附驥相從，何如？”竹鳳阿道：“若得二兄同行甚好，並約了楊連城兄，一來就好打探老年伯消息，二來知己同行亦不寂寞。祇是事不宜遲，即日就該起身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是宜速行了，明日出行最利，就是明日起身罷。”竹鳳阿道：“今晚打點，明日就行。”柳友梅便歸去，別了母親，又去約了楊連城來。叫抱琴搬了行李鋪陳，竹鳳阿打點了銀子，雪蓮馨家眷已發回蘇，又無耽擱，叫了船，三人便星夜起身趕進京去。

卻說雪太守被校尉拿進京中，便拘禁在獄。原是張、劉二人在嚴府弄的手腳，又無大故，因此到柳友梅、雪蓮馨、竹鳳阿來京，尚未審問。竹鳳阿隨即與叔父竹淇泉說了，在嚴府裏說明挽回，上下使用，去了半萬之數，方得事鬆。雪太守見父子翁婿，已在一處，到已心寬。

柳友梅在京中捱過殘冬，到了新年，轉眼又是春闈。柳友梅與雪蓮馨、楊連城等一同入場應試，真是文齊福齊，柳友梅已高中了第九名進士，雪蓮馨也中了第八十名進士，楊連城也中了第九十名進士。及至殿試，柳友梅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第二甲第一名，第三甲第一名。

士；雪蓮馨是第二甲第十名，也選了館職；楊連城是第三甲進士，選了蘇州府理刑。竹鳳阿去應試武闈，倒高中了第一名武狀元。因這一年邊報緊急，聖旨欽賜文武狀元一體優禮，同到金階面聖。欽賜御酒宮花，遊街三日，並宴瓊林，好不榮耀。正是：

十里紅樓映遠溪，狀元歸去杏鶯啼。

人生莫羨榮華境，祇要文章福運齊。

要知柳友梅去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艷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